

# 浅析电影《我不是药神》人物形象塑造

陈书正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作品,通过广泛深刻的人性挖掘与社会现实反映,成为我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文化产物。从《我不是药神》带来的社会效应来看,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是这部电影获得成果的关键要素之一,关于“自救”与“救人”的精神内核,透过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形象传达至银幕前,给人带来思考的契机。现分别从角色视角与符号元素两个方向出发,探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亮点,进一步剖析其中内核,以供参考。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 电影评析; 人物塑造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970

## 前言

对于电影作品而言,除了需要以完整的立意与叙事结构作为根骨之外,还需要以具有逻辑性的人物形象作为血肉,才能将要表达的情感与主旨清晰地呈现于观众眼前。电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白血病患者现实生活进行改编,通过小人物视角,来讲述白血病患者所面临的苦难与困境,从而引发观众共鸣。在这种叙事模式下,人物形象的塑造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观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只有在人物形象多维而立体的前提下,观众才更容易抛开单一、固化的解析思维,真正代入电影情境,产生沉浸式情感投射与深度思考。

### 一、角色视角层面的人物形象塑造

#### (一) 主角的塑造

电影《我不是药神》由具有人物原型的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事件中,主人公仅一人,而在改编为电影作品时,为了进一步突出戏剧效果,编剧选择刻画五位主要人物形象,来增强故事的矛盾感与冲突感<sup>[1]</sup>。在塑造第一主角“程勇”这一人物时,首先以小人物视角呈现出一个追求利益、一心赚钱的小商贩形象,电影初期,程勇的人物特征是邋遢、急躁、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心,而随着剧情的推进,程勇一些打动人心的细节刻画开始浮现,如在付不起房租的情况下,仍坚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为儿子买鞋;在看到黄毛帮助其他病友后,将治疗白血病的药物扔还给黄毛;为给其他病友带来生的希望,选择再次踏入印度寻找药源,并且没有选择以此牟利。通过种种看似矛盾实则逻辑自洽的人物行为描绘,普通而伟大的“药神”形象被塑造得充分而立体的。尤其在剧情后期,程勇开始为众多境遇相似的白血病患者反复奔走,为许多为贫穷所困的白血病患者带来了一线生机,在法律上有着不可辩驳的犯罪性质,但在情感上却让人为之侧隐,既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效果,又带来了关于现实、情理的思考,人物形象也因此脱离单一、片面的界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电影的深度与层次。

#### (二) 配角的塑造

配角在电影中的作用一般在于配合主角人物的行为逻辑,完成故事整体的讲述,但对于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而言,配角人物形象不应是“功能性”“表面化”的,而应该拥有一套独立的设定体系,才能使故事的骨血更为丰富。电影《我不是药神》中,黄毛、吕受益等主要配角人物都有着清晰而独立的人生轨迹,因疾病而互相出现交集、纠葛,又因命运的走向而导向各自不同的结局<sup>[2]</sup>。以“黄毛”这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配角为例,在影片当中,这一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表征,譬如特立独行、利落寡言等,在未成年时期,黄毛就因患上白血病而选择离家,抢夺吕受益的药,在吕受益死后,依旧选择保持冷漠,以仿佛事不关己的态度应对。但通过影片中的一些特写镜头,观众仍然可以看到,黄毛的行为与眼神中折射出的情感时常是相悖的,这种矛盾的状态也恰好侧面表现黄毛并不是不具备情感的人,而是在长时间的生活磋磨、疾病影响下,变得隐忍而避世,并通过种种强行冷漠的行为来进行自我保护。与主角程勇的大篇幅描绘不同,影片对黄毛的人物形象表现更趋于碎片化,仅仅通过一些冲突性情节来呈现人物性情,而通

过细节的提炼,让观众能够在一些特写镜头中与黄毛的内心情感产生共鸣,这也直接带动了电影审美价值的升华。

#### (三) 群像的塑造

在主角与配角之外,电影故事情节的叙述还需要通过依托于大量的群像人物来实现,这些人群在影片中大多被寥寥几笔带过,短暂地存在于部分镜头当中,但在精心的刻画之下,可以起到不可代替的氛围烘托作用,观众透过群像人物角色,也能够更全面地体悟到影片所要传达的内核,开辟更广阔的视角。在《我不是药神》中,主要刻画的人物群像便是白血病患者群体,在几个一扫而过的镜头当中,一群罹患白血病的病友戴着口罩,用凄凉而挣扎的目光传达着对生命的渴求,虽大多没有单独的表现空间用于呈现个体的人生,但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群体性生活形态的映照,直观地揭示了社会百态下的矛盾与难以突围的困境,也使主人公的行为变化更富有逻辑性<sup>[3]</sup>。在初期,病友为央求主角程勇走私药品用以救命,以不情不愿的姿态摘下口罩,将伤痛呈现于人前;而在影片后期,程勇因此被捕之后,同样的人群自发地聚集在街边,以感激的姿态摘下口罩向程勇致敬。这种群体性转变的过程,是编剧在群像塑造中的巧妙构思,其间还穿插着病友们为保护“药神”程勇而选择在派出所集体沉默等细节,在烘托电影主题的同时,也将法与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推至高潮。

### 二、符号元素层面的人物形象塑造

#### (一) 信仰符号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高度融合的社会背景之下,电影受众群体的审美水平不断提升,对于《我不是药神》这类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而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不仅需要以完整的叙事结构来使人物精神化、立体化,还需要将之凝聚为特定的文化符号,用作主旨的象征,其中信仰符号便是较为常见的一种<sup>[4]</sup>。影片开场,一首节奏欢快的印度音乐响起,将观众迅速引入印度文化情境当中;主人公程勇所开的小店里,也放置着一尊“迦梨”佛像,与背景音乐相互配合,以信仰符号的形式为影片的精神叙事做好了铺垫。得益于此,主人公程勇的出场本身便伴随着鲜明的印度文化色彩,人物行为逻辑的变换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串联线索,暗喻意义更为明显。在程勇再度来到印度购买药品时,镜头也再次出现一个场景:嘈杂的印度街头,有人抬着两尊印度神像经过,与初期的佛像形成呼应效果。在这类符号氛围的烘托效果下,程勇原本充满市井气息的“小我”形象逐渐剥离,为他人奔走、牺牲的“大我”形象透过信仰符号悄然浮现,暗示着通过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升华,病友开始获得生的希望,对于疾病控制的祈愿有所寄托,“药神”形象更为直观。

#### (二) 物质符号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从《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整体来看,印度仿制药“格列宁”在其中贯穿始末,成为重要的物质符号标志,也是影片中所有人物思维、情感、行为变化的关键导向因素。对于程勇而言,“格列宁”在最终象征着金钱、财富,在吕受益上门寻求带药之后,这一物质符号开始象征着程勇的恻隐之心,最终演变为拯救一个群体的“大爱”;对于广大病友而言,这一物质符号则始终象征着生存的希望。同时,透过“格列宁”,编剧

(下转第1684页)

验方法和新增考虑采用的实验方法发现：对于单管放大电路来说，输入信号为较小信号时，测量输出情况的新增实验方法较测量输入情况的现有方法可操作性更强，受到干扰影响更小，数据准确性更高，优势明显，可以让学生在实验中广泛运用实践。

### 参考文献

- [1] 郭锁利.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与仿真[M].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 [2] 高吉祥.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与课程设计[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3] 邓子. 基本放大器的复合教学法设计[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08), Vol. 31No. 4: 78-80

[4] 余一峰. 放大器输入电阻测试方法的改进[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1998(02): 36-37

[5] 童诗白, 华成英.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4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作者简介:

任静(1989.10-), 湖南常德人, 硕士研究生, 实验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技术的应用及电学实验教学方面。

(上接第1669页)

还通过营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将戏剧内核层层揭示, 如影片中出现的张长林出售德国“格列宁”假药现场等情节, 既反映着现实的社会百态, 也使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得以呈现。物质符号的出现, 使观众对于片中人物形象有了天然的认知基础, 正、反面人物也借由这一符号获得转换空间, 角色形象不再固化, “非黑即白”的桎梏得以打破。影片最后, “格列宁”伴随着背景音乐《感恩的心》再次出现, 程勇的“药神”形象真正能够让人信服、引人注目, 在人物关系与行为关系中构建出的扎实的行为根基, 所代表的批判意义、情感意义也就更为深刻。

### (三) 法律符号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不是药神》的主要矛盾冲突点在于“法”与“情”的对碰, 因此, 法律符号下的人物形象关系着这一内核是否能够精准传达给观众。影片中, 法律符号的呈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表现为伴生关系, 譬如, 以曹斌为代表的执法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法律符号, 这一人物在追查假药等执法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反应与动作, 直接反映着法律对于犯罪行为的不容态度, 但在此之余, 也通过一些恻动之处来表现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情, 传递着法律的温度。透过法律符号, 观众可以窥见, 社会与人性虽存在黑暗之处, 但良知与底线仍然应当存在, 在人物塑造与整体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结构作用。程勇入狱的最终场景中, 编剧通过对送行病友群体的刻画, 来表达一

种没有超出法律底线范围的最高尊重, 既承认了法律的绝对意义, 也使得人类的恻隐悲悯之心得以寄托。正是基于法律环境这一背景, 小人物形象在世俗社会中的挣扎、求生、牺牲等形态才更鲜活立体, 也更能精准反映出人性的复杂性, 电影的意识形态主题借此得到最集中的阐释。

###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电影艺术作品中,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关键一环, 对于情感、语言、价值观念的传达至关重要。电影《我不是药神》正是透过主角、配角、群像等视角的描摹, 来呈现出不同性格特征、不同价值抉择的人物形态, 使人们能够由这些人物身上窥见大千世界的缩影, 并透过角色的人生来感知其中更深远的意义, 实现“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1] 刘婷, 刘行芳. 电影《我不是药神》主角程勇形象塑造再探析[J]. 西部广播电视, 2020(12): 98-99.
- [2] 李建霞. 现实主义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新发展——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 声屏世界, 2020(09): 43-44.
- [3] 甄月桥, 韩佳琳. 浅析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现实主义[J]. 汉字文化, 2020(16): 116-117.
- [4] 袁龙.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叙事的新形式——以《我不是潘金莲》《我不是药神》为例[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01): 101-105.